

坊间纪事

闲人

□ 伊尹

在我的老家，村子里永远有这么几个闲人，一天到晚什么事都不用做，总是站在自家门前，什么都不做就是他们的生活。

天热的时候，他们光着上身，穿一件陈旧潦草的大裤衩，永远洗不干净，脚，趿拉着一双看不清原有颜色的人字拖，腆着肚子，叉着腰，东看看西看看。飞过去的鸟，跑过去的狗，骑车路过的人，就连从他们面前刮过去的风都会引起他们目光的追随。然后搓搓胳膊窝，抬头看看天气有什么变化，继续以亘古不变的姿势立着。这是夏秋二季，到了冬天与春天，闲人们就站在温暖的阳光下，还是那副笑容那副表情，只不过叉腰的手有时会缩进袖筒里，鼻下偶尔还会挂着两串清涕。我一直不明白他们是怎么生存的，在我从小接受的教育里，不劳动就意味着没饭吃，可他们显然营养十足，气色饱满，精神焕发，真是令人想不通。

后来我开始有点明白，其实村子里的闲人们，除了闲着这个主业，还是有副业的，比如他们乐于帮忙，村中红白事，少不得闲人们的身影。此外闲人们还是个信息库。有一次我也闲着，就和闲人闲聊，外人看来就是两个闲人嘴皮子的切磋。没想到，很少见面的闲人能够准确叫出我的小名，还有我在本宗九族范围内所有的亲属，包括直系亲属和旁系亲属这些枝节的交错。家族的脉络在他的脑子里形成一部典籍，我这才明白他慵懒与无为之外的敏捷与清晰。他家村中资料库，虽然意义不比国家档案馆，但还是令我钦佩不已。

说起档案馆，突然想起老照片里看到的一个情形，中国上个

世纪初的北平街道，熙熙攘攘的两侧，闲人们挨着墙根与世无争地站着，没有表情，无欲无求。闲与散，就是他们唯一的生存动力与需要。这种闲散无形中扩散开，街上行走的脚夫、贩子，还有骡马们，都沾染了这种闲散，行色悠闲。浮生如此繁琐，何必如此仓促，在泛着岁月陈黄的相片中，一个世纪之前的惯常思想形态，通过镜头瞬间的捕捉，就这么闲散地飘逸出来。

闲人似乎随处都能见着，即使是桑巴的快节奏来行走的都市，闲人也照样理直气壮地存在着。我家邻居里有个这样的人，他最喜欢坐在门口的小街上，不过他的闲略微精致些，夏天有把芭蕉扇，冬天怀里揣杯暖茶，最擅长张家长李家短，自认天文地理人文国事无不精晓。偏偏他的身边常会围拢一群同样的饶舌者，闲扯一搬走，为街中一大盛景。后来闲人搬走了，我想，以他闲的恒心与毅力，无论身处何处，都能够开拓一处闲散的新疆土。

贾平凹写过一篇《闲人》：为什么会有闲人？据闻一次高级的会上，天文学家说，因为天上的太阳黑子增多才有了这些闲人；地理学家说，因为地上的草木减少才有了这些闲人；人类学家却一口咬定是人太多的缘故，南瓜葫芦一条蔓上，花开得太多必然是有荒花的。

而我揣度，如果这世上没有闲人，怎么衬得非闲人的繁忙？就像光明与黑暗，丑女与美人，寒冷与温暖，每一种事物都有它的对立面，闲人是文明与进步中无法抽离的存在，长命无绝衰。

强词有理

谈耻感文化

□ 王润芳

羞耻之心呢？

在如此的意识形态领域里，无耻便比如耻更得人心，耻感文化便也从此沦为面子文化——整个社会的表面也许还在崇尚耻感，而内里却早已奉无耻为主臬。面子文化若从维护尊严或尊重他人的角度来看，自然也是不错的；但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当中，它更多的是以虚荣乃至虚伪的面具呈现在人们面前，甚而成为一种权力游戏。也许某些具有独立品格的士大夫，还认同本原意义的耻感文化，可作为皇权专制社会的主流意识，则要么顾及面子，要么索性无耻，有时为了面子还会更加无耻。“厚黑学”之所以热销，盖源于此。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阴谋也好阳谋也好，任何卑鄙的伎俩都可以肆无忌惮地横行。

如此看来，耻感文化与罪恶文化似乎并非不相伯仲各有千秋，否则，“知耻”何至于蜕变成无耻了呢？答案很简单，西方的罪恶文化源于基督教的宗教信仰。对于个人来讲，正因为自身来到世上就天然地带有原罪，所以忏悔意识不可或缺；对于国家来讲，正因为每一位官员也无不带有原罪，一旦权力在手，就很可能将这种潜在的罪行释放出来殃及与祸害广大民众。因此，对权

力必须保持高度的敏感，时刻监督和制衡权力，以防其膨胀和越界；也只有这样，原罪才不至于生发成罪行。在罪恶文化的浸润下，无论个人还是社会就具有了一种纠错的功能，就可以始终处在一种不断完善的状态中。如此磊落的行为，不能不引起全世界人民的尊重——这才是真正的有“面子”。而与我们中国相邻的日本就大异其趣了，至今也未认真反省他们在侵华战争和二战当中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至今也未曾向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谢罪。其文化原因恐怕正是他们把“耻感”定位在战败上，这也难怪他们的政府要员时不时地要去参拜靖国神社了。

耻感文化就其本原意义来讲，注重的是人的道德伦理，似乎只要“圣人出”，只要“吾日三省吾身”“闻过则喜”，天下就“大同”了。然而，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规范与约束，此类道德自律能靠得住吗？前面说

了，如果“耻感”指的确是“羞耻之心，义之端也”，那自然是不错的。可中国汉字的模糊性和多义性往往会让人各取所需地做出歧义的理解和诠释。比如，当把失败当作耻辱时，并不是所有的失败者都像项羽那样选择自刍，更多的是企图东山再起卷土重来。于是，人们对“知耻近乎勇”的阐释就不再是“勇于承认错误”，而是敢于报仇雪恨。中国的叙事文学从来就不乏各种各样血腥的复仇故事，这样的小说、电影和电视剧更是连篇累牍。这究竟是在传播怎样的一种文化，怎样的一种价值观？而一旦无耻盛行，整个社会就会沉沦，就会堕落。竞相以自己所占有的权力之大，攫取的金钱和拥有的美女之多为荣，为此什么卑劣的行径都敢干，“知耻近乎勇”岂不是蜕变成“无耻近乎勇”了？

东西方在本源上颇有些近似的两种文化，却因选择的路径不同而在传承中“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如今是到了回溯本原耻感文化的时候了，对西方的罪恶文化更加不能拒之门外，而是应该虚心认真地加以吸纳，并让二者相互融合不断创新。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找回失去的灵魂，才能使扭曲的灵魂得到救赎。

时尚辞典

亲手做

□ 春晓

最近几年，好多朋友在忙碌的工作之余，特地拨出时间去学一些跟谋生完全无关的技艺，有的学木工，有的去刻印章，有的去租一块地种起田来，还有的在自己家阳台经营一个小小的蔬菜园。

这股“亲手做”的风潮，并不是一窝蜂地赶流行，或许只是想稍稍摆脱因科技进步带来的不安，也就是心理学家狄克森所说的“黑箱忧郁症”。

现代人几乎一天24小时都离不开电子产品，它们的确改善了我们的生活，满足了我们的欲望，但几乎所有人对这些产品如何运行完全不知道。就像一个神秘的黑箱子，我们只知道按下开关它就开始运行，可万一按一下开关它没反应，就会束手无策，没有人能“修理”它。

而早期的产品构造简单，是机械式的，每个零件的运行我们都看得到，因此也能够修补。但是现在的电子与电子信号，我们看不到也摸不到。

而且，这些复杂又精密的科技产品，不再是某个天才躲在车库里，自己一个人就可以发明或创造出来，而是数以千计万计的科研人员不眠不休努力好几个月好几年才得以完成，然后通过工厂的自动化生产流程大量制造出来，变成没有人得以一窥究竟的“黑箱”。

除了不知它如何运转，万一死机该怎么办，现代生活还充满太多我们无法确定的事情。比如，即便老板欣赏我们，我们表现得足够优秀，但远在几千公里之外少数几个外国人开会决定要撤销某个生产线，我们的公司可能就倒了，我们就失业了。

这种不确定性在教养孩子上也一样，在《小孩不坏》这部电影里，那位困惑的家长说：“以前孩子出去会变坏，现在乖乖待在家里也会变坏！”在日新月异的今天，孩子的世界与新产生的问题，父母亲很难预料。

人类社会学的研究显示，由于不确定性带来的困惑与精神压力，会把人逼疯。自保之道或许是建立一个自己可以了解并掌控的世界，比方亲手去制作一些东西。当我们可以看着每个步骤发生，可以独立完成，整个过程非常确定。这种确定让我们安心，找到自己的存在与这个世界明确的关系，也因为这种笃定，我们的嘴角上扬，产生小小的幸福感觉。

□ 付秀宏

不要做石头。当石头拼了老命滚动，加快滚动速度；最终石头停止的时候，美玉般的形体已经毁坏了，遍体鳞伤。

你，是不是那块美玉般的石头呢？

三

“心”是要宁静的，身边的一张张笑脸，满满地盛着心意的甘露，你可否掬一捧又一捧地喝下？曾经一瞥而过的山水风情，当再次驻足流连，你是否会发现新美，本真在跳动？你坐在父母亲的竹凳上，说着，笑着，似乎又回到了童年，慢声细语，你是否突然感觉非常享受？

所以，一个人得学会停下，让心灵歇一会儿嘛。当肢体行走时，心灵跳舞的机会应该不会太多，甚至很少。那么，就停下来一会儿，又一会儿……眼睛发现，心灵感受吧。

川端康成说：“凝视着壁龛里摆着的一朵插花，我心里想道：与这同样的花自然开放的时候，我会这样仔细凝视它吗？”真的呀，心灵宁静，是因为停下来了；心吐芬芳，是因为停下来看见了一朵花。

停一停，让心跟上来吧。就像露珠与一株小草而降落，乖乖停在它的眼睫上……

纸上博客

牛这一辈子

□ 马卫

当它到了暮年，回首一生，说不完的酸楚。奶牛吧，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但老了，不仅没有儿孙满堂，颐养天年，往往是被食肉寝皮。在商场里面，牛肉干畅销着，也许那就是某头奶牛的身躯。耕牛呢？劳作了一辈子，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既不能像人那样，可以退休，可以提前离岗，甚至混个调研员、巡视员什么的，到了动不了时候，绝对就是等待生命的完结。力牛呢？拉车，推磨，一生在行走，没有力气寻觅生活了，既无养老保险，更没有退休离休一说。没有力气了，谁见谁讨厌。

我同情牛的境遇，却无力改变它们的命运。

比如，张七家的这头牛，实实在在有功劳啊，当年曾经戴过大红花呢。张七会养牛，尽管集体生产的年代，每年生产队给牛的粮只有三十斤，其余的就是谷草。牛在春夏秋三季，主要是吃野草。到了冬天，草枯了，天冷了，不得已才吃谷草。牛吃粮的时间，一是“双抢”，抢抓抢种，二是冬天。但很多人家却抠了牛粮，做了人粮。谁叫集体分的粮食不够吃呢？

张七家的黑牯牛，一年四季都膘肥体壮。张七从不抠牛粮，相反，总贴粮来喂牛。集体生产时，使牛匠们总喜欢去牵张七家的牛来用。这头黑牯牛，一天能耕两亩地呢。比其他牛，要多出半亩或一亩。为此，公社每年表彰，除了社员，还有出了大力的牛。张七家的这头牛，戴上大红花，被张七牵回家时，一路的光彩。可是，不久，这牛得了病，肚子里长了个瘤子，就是长了牛黄。牛献出了生命，人把牛黄当宝。比起牛来，人真没有良心。

张七家的牛，就在一个晚上，被生产队的“刽子手”刘五给杀了，每家分了两三斤牛肉和牛骨头。从此，张七家不再养牛，张七逢人就说，人咋就这么没有良心呢？吃牛肉，吃得一点也不内疚？



那时我太小，不懂得啥叫内疚，好像除了张七，也没有大人懂啥叫内疚。大家吃牛肉，喝牛骨汤，香着呢。

胡大脖子家的牛，更是活得冤枉。胡大脖子家喂的是头沙牛(母牛)，任务就是生小牛。那时节，牛是集体最宝贵的财产。从三岁开始，一年产一头牛，一共生了十四头牛，算得上功勋母亲了。过度的生育，让它早早地衰老，到她不能生育的时候，生命就进入了晚期。这时并不是多子多福，并不是儿孙绕膝，不仅没有后来照顾，来嘘寒问暖，相反是人见人弃，牛见牛躲。

生活就这么无情，牛比人可悲呢。因为从来没有追究过牛的后代的不孝。人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而牛呢？再有多少后牛，一点也不管用，甚至它们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母亲是谁！胡大脖子家的牛，最终为生产队换来了一百斤良种麦。

那时交通不便，生产队都有牛车。拉车的牛全是老弱病残不能下地田耕作的了。按人的理，早该在敬老院纳福了，可是牛得生命不息，出力不止。比如那头叫白头翁的牛，差不多快三十岁

了，还在继续拉架子车，车上装的，要不是化肥，要不是农药，要不是种子，要不是上级的救济粮。

路是泥巴子路，牛走在上面，一步一个脚印。天晴了，印子浅，白亮亮的脚印，成串。雨天泥泞，脚印深，每个牛脚印就是个水沟。大家伙这时在路上，就边走边骂：“该死的牛，咋踩这么多沟啊，把路搞得这么难走！”

牛就背着骂，拉着人们的生活生产需求，重复日子。直到某一天实在拉不动了，“刽子手”刘五就来大显身手。

乡村永远离不开牛，但却没把牛当成朋友，当成兄弟，当成生活的伙伴！为了让牛多挤出一滴奶，多出一分子，人常常欺骗牛。比如许诺给它喂精饲料，那不过是糠皮麦麸；许诺劳动了会放它休息，不过是把牛丢在山上，让它自找草吃。人们对牛说假话瞎话时，居然一点也不脸红不心跳。也许，牛对牛的假话瞎话听了一生，早麻木了，早不信了。

牛没有抗争过，连唠叨也没有，直到生命终结，默默走完了这一辈子……

人在旅途

停一会儿，让心跟上来

—

时光的手工是极出色的，单单人生姿态就有很多种。树啊草啊更不用说了，树有很冷，树叶也有青涩与枯黄。一般很少有人感叹时间，只懂得消费时光。但我还是坚持说时间是一个魔术师，每个人都是它的道具，舍不得自己当道具，也要舍得，时间从来不管你的穷富或者地位卑微。

当一轮又一轮的光阴开始，我回头一看，时间飞快。我想，能不能暂停脚步，停一停，看看人生，看看风景呢？时间像细针，我们像被拖曳的线，几弯几转。有时，生命旺盛地生长，我们不觉；等到闲下来时，梦才在苏醒中。好在前方的生活对我笑，我也望着前方笑，时光的小溪里翻动着美妙的小碎波。

我柔软的心，是在那一刻变得丰富而又有内涵的吧。人生还有这样的片刻顿悟，还有这样的心灵悸动，这该是一种美好的休憩吧！

有位名人说过，生命是用来挥霍的；但我也要要说，时光也是来悄悄领受的。如果……如果，就在此时，让你停下手中的活儿，从办公桌走到窗户旁，伏在阳台上往下看。你有闲情和耐心吗？

二

“那儿，几间平房，座西朝东，原先是某家单位做仓库用的。房很旧了，屋顶有几处破败得很，像一件破棉袄，露出里面的絮。”絮是褐色的木片子，下雨的天，我总担心它会不会漏雨。

“房子周围长了五棵紫薇。花开时节，我留意过，一树花白，两树花红，两树花紫。把几间平房，衬得水粉水粉的。常有一只野鸚鵡，在花树间跳来跳去，变换着嗓音唱歌。”

“房前，码着一堆砖，不知做什么用的。砖堆上，很少有空落落的的时候，上面或晒着鞋，或晾着衣物什么。最常用的是，两双绒拖鞋，一双蓝，一双红，它们相偎在砖堆上，晒太阳。像夫，与妇。”

“也真是的一对夫妇住着，男的是一家公司的门卫，女的是街道清洁工。他们早出晚归，从未与我照过面，但我听说过他们的说话声，在夜晚，喁喁的，像虫鸣。我从夜晚的阳台上望下去，望见屋子里的灯光，和在灯光里走动的两个人影。世界美好得让人心里长出水草来。”

“某天，我突然发现砖堆上空着，不见

手机语文

竹肉相发

□ 北风

竹肉相发，是个很特殊的词，倘若对中国修辞或古典知识体会不深，认知不足，极容易产生误解。这个词语的起始，可以早到《世说新语》：庾亮喜欢对孟嘉回东问西，比方说孟嘉喜欢酣饮，然酒多不乱，节制功夫甚好，庾亮便问：“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孟嘉答云：“明公未得酒中趣尔。”庾亮又问：“听伎，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何也？”孟嘉答曰：“渐近自然。”

这段话后来成为中国音乐史上重要的品评观念，但要理解这个观念之前，得先了解修辞上的一个重要项目：借代。所谓借代，就是不直接说出要表示的事物，而借用与该事物特征有密切关系的东西作替代，如以局部替代整体，以具体形象替代抽象概念。举个例子来看，大家朗朗上口的杜甫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就是以“朱门”借代富贵之家，以“死骨”借代尸体。借代说穿了其实就是避熟就生。回过头来看庾亮所问：“听伎，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何也？”这里头使用了许多借代修辞，“丝”借代丝弦乐器，“竹”借代竹管乐器，“肉”借代为人声，整句话翻成白话：“听歌伎演奏唱歌，丝弦乐器之声比不上

竹管乐器，竹管乐器之音又比不上人声，这是什么原因？”孟嘉倒是答得清爽干脆：“渐近自然。”所谓自然，实是魏晋人物所强调的尽去人为雕饰，换言之，丝弦乐器人为多，竹管乐器略少，人声则无假他物，一派天然，故谓渐近自然也。

高中时，有一回老师补充讲解晚明小品大家张岱所写的《西湖七月半》，文章描写七月半杭州人蜂至西湖赏月的情景。照理说应该对月景大添笔墨才是，但张岱开头却出人意料地说“西湖七月半，一无可看，止可看看七月半之人”，于是描绘出当晚湖上五种人的特殊样貌。有“明为看月而实不看月”的官员，“身在月下而实不看月”的名门闺秀，“实无一看”的醉汉，“看月而人不见其看月”的好友佳人，除了这四种，还有一种是“名妓闲唱，浅斟低唱，弱管轻丝。竹肉相发，亦在月下，亦看月而欲人看其看月者”，这段话大多浅显易懂，只消解释一下“弱管轻丝”的“管”和“丝”都是借代乐器。

至于“竹肉相发”这样特殊的词，学生大概一辈子都难以忘怀，倒是日后要记住怎样解释才好，这就不是老师再说了一遍正确答案就能决定的了。

心灵小品

到湖中心舀水

□ 王太生

在我的家乡，山里的湖，其实是一些大水库。

我对山里的湖望而敬畏。原来筑水库时把山给淹了，露在外面的尖尖小岛是原来的山脚，现在它们变得那么谦卑，想那湖该有多深。

天地间的浩浩大水原先的山谷间荡漾，像风一样在水底跑来涌去，水灌石罅发出的澎湃声，如果你是一条鱼，估计会听得很。四周又有千山万壑，山岚霏霏，滴滴而下的水汇合在一起，便成了水抱湖，湖抱水。那些水库大湖往往出产硕大的灰白鲢鱼。一锅砂锅鱼头汤是这湖边的美味。为什么砂锅鱼头汤那么鲜美？鱼在水库里吃山间流淌到水里的微生物，湖底是岩石与细沙，而没有河床的淤泥。所以，水库之鱼与河之鱼不同，水库的鱼没有泥腥味。

到底是河水好喝，还是水库湖水好喝？有一天，我的邻居周胖子神秘兮兮地对我说，现在的水污染严重，他现在改用矿泉水做饭。周胖子向我推荐一只杯子，只要把水放到杯子里摇一摇，就硬水变软水，喝这样的水，不会生病。

我对周胖子的话将信将疑，

就想从前我在山里见过的大湖，那些有生命活力的大水。我对周胖子说，真正的好水应该在山间，我要到那些大水库里，在湖中心舀水，把这些水装在一只瓦罐里。

谁在湖中心饮凉茶？我想到三百年前的明代，在一个大冬天，文人张岱到湖心亭看雪。天那么冷，别人晚上躲在家里睡觉，他却一个人去湖心亭。没想到，在张岱之前，已经有两人坐在那里，悠闲地喝酒聊天。湖心亭赏雪，就是看水，那个亭子，在湖之心。

远离岸边的喧嚣和浮华，有一汪好水。这些年，我在人多的地方喝酒，口干舌燥，像蹦到岸上的鱼张大嘴巴。“吧唧，吧唧”要喝水，无数次想到湖心之水的水清冽与甘甜。到湖心舀水，是件费力又费时的事情。水途迢迢，孤意清凉，又要坐船，一般人是不会去的。无奈，我不想喝好水，却想喝好水，只有到湖心那个地方，让船停下来，从湖心舀水。

到湖中心舀一桶干净的水，从一桶水里，感受天地精华和一个大湖的微微呼吸。湖中心的水，有草叶与松子的清香，不单单可以烹一壶好茶。